读史札记

四库提要篡改《四书反身录》说驳议

苗润博

汉宋之争，无疑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核心议题之一，其中最引人注目者，当推乾隆年间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过程中的汉宋问题。一般认为，四库馆是当时汉学的大本营，馆臣高举崇汉抑宋之大旗，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留下了众多带有这一倾向的批评与议论。对此，研究者多有论及，或褒或贬，见仁见智。新近刊发的张循《〈四库全书总目《四书反身录》提要〉辩证》一文（下简称“张文”）声称发现了一个典型的案例，能够证明四库馆臣对汉学的批判有时竟到了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”的地步。张文认为，四库馆臣在撰写李颙（1627—1705）《四书反身录》一书的提要时，故意篡改李氏原文，以达成矫诬之目的，对李氏及其推崇的宋学家进行了无中生有的批驳乃至构陷。[①]若张文所论不差，诚可谓“罕有所见”，“怵目惊心”，无疑会令我们对四库馆臣的手段与底线有一番新的认识。然而，经笔者细查，这一举证恐难成立。

让我们先来看看张文所提出的材料、问题及其论证的逻辑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29《四书反身录》提要中，馆臣有如下一段评论（黑体系引者所加，下同）：

> **书中所引吕原明渡桥，舆人坠水，有溺死者。原明安坐桥上，神色如常。原明自谓未尝动心，容（引者按：即李颙）称其临生死而不动，世间何物可以动之？**夫死生不变，固足征学者之得力，然必如容说，则孔子之微服过宋，孟子之不立岩墙，皆为动心矣。且厩焚必问伤人，乍见孺子入井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。舆夫溺死，而原明安坐不动，此正原明平时强制其心而流为谿刻之过。容顾称之为不动，则与告子之“不动心”何异乎？是亦主持太过，而流于偏驳者矣。[②]

此段中划线部分乃大略摘引李颙《四书反身录》之文，其后为馆臣之议论，对吕原明（即宋儒吕希哲）的见死不救、李颙的论学偏颇大加批评。正如张文所注意到的，现今通行的点校本李颙《二曲集》卷29《四书反身录·大学》中的相关文字与提要所引在关键字眼上存在差异，其文曰：

> 吕原明晚年习静，虽惊恐危险，未尝少动。自历阳过山阳，**渡桥桥坏，轿人俱坠，浮于水面，有溺死者，而原明安坐轿上，神色如常**。后自省察较量，尝言十余年前在楚州，桥坏堕水中时，微觉心动；数年前大病，已稍胜前；今次疾病，全不动矣。故学问得力与不得力，临时便见。此公临生死而不动，世间何物可以动之乎？吾人居恒谈定谈静，试切己自

［收稿日期］2016－03－14
［作者简介］苗润博（1989－），男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，北京 100871；miaorb@163.com

① 张循：《〈四库全书总目《四书反身录》提要〉辩证》，《清史研究》2016 年第 1 期。
②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29，中华书局影印浙江书局本，2008 年，第 316 页下栏。

反，此心果定果静，临境不动如此公否？①

其中最要紧的不同在于，提要所引“原明安坐桥上”在这里写作“原明安坐轿上”，一字之差，文义大变。提要所引意谓抬轿之人落水溺死，吕氏在桥上安然无恙而不施援手；点校本《二曲集》之文则是说吕氏与轿亦坠入水中，却仍处变不惊，气定神闲。

对于上述文字差异，张文的解释是四库馆臣在引用李颙之文时进行了故意的歪曲与篡改，不仅诬陷吕原明有“以理杀人”之罪，同时也使李颙背负了是非不分的恶名。②其论据有二：其一，征引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、刘宗周《人谱杂记·知几篇》等文献，说明吕原明之事在李颙之前早已流传，皆作“安坐轿上”，此事为理学中人所习知，李氏不会弄错，故其原文必是“轿”字而非“桥”字。其二，援引前人论说，证明清代汉学家对理学的曲解并非偶然现象，而是普遍存在。

很明显，张文的第二条论据只能算作背景性、补充性的辅证，并不具备直接的说服力，其真正的核心证据只有第一条。毫无疑问，李颙所记故事原本确应是吕氏与从人一同落入水中，仍能“安坐轿上，神色如常”，这才有了此后李氏关于“临生死而不动”云云的感慨，然而，张文在此基础上的论证却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漏洞。张文的逻辑是，既然《四书反身录》原文应作“安坐轿上”，现在通行的点校本又与之相同，这一头一尾完全一致，那么，处在中间的四库馆臣所见之本自然也是如此，现在之所以呈现出文本差异，一定是馆臣从中做了手脚。这一论证过程显然对文献流传的复杂性估计不足，问题的症结在于，李颙原文应作“安坐轿上”，这是否就意味着四库馆臣所见之本亦如此？“轿”、“桥”二字形近，是否应首先考虑版本流布中传写致讹的可能？

关于四库馆臣当时所据《四书反身录》的来源，《总目》记为浙江巡抚采进本，查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，其进呈之本为“刊本，四册”，③知馆臣所据当为彼时通行之刻本。按《四书反身录》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由李颙口授，王心敬笔录，在四库开馆以前凡有二刻，④康熙二十五年由许孙荃初刻于陕西思砚斋，此本似印数较少，流传未广，今已无存；康熙三十一年李彦瑁重梓于肇庆，版式一仍初刻本之旧，保留了包括内封牌记“康熙二十五年新编二曲先生著《四书反身录》思砚斋梓行”在内的全部内容，仅正文前增李彦瑁《重梓四书反身录序》一篇，此本至今尚存，藏于天津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，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及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即据天图本影印。⑤经核，以上存在差异的引文在此重刻本中即误作“安坐桥上”，与四库提要所引同而与点校本异。虽然无从得见真正的康熙二十五年初刻本，我们暂时无法确定其中是否已存在这一错讹，也未敢遽断四库所据为初刻还是覆刻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此误由来已久，当是抄写传刻过程中所形成，馆臣所见之本已误“轿”为“桥”，绝非其所篡改。

毋庸讳言，对于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文本错讹，撰写提要之馆臣不仅浑然不觉，还就此借题

---

① 陈俊民点校，中华书局，1996 年，第 403 页。个别标点系笔者校改。

② 实际上，前人已经意识到这则提要存在问题。如杨武泉《四库全书总目辨误》即据《宋元学案》指出应为“安坐轿上”而非“安坐桥上”，溺死者为“从者”而非“舆人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42—43 页），并无进一步解释，而张文的论断无疑走得更远。

③ 沈初等：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·丙集》，杜泽逊、何灿点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108 页。

④ 关于《四书反身录》早期刊刻的大致情况，参见陈俊民点校本前言，第 8—9 页；张波：《李二曲著作考述》，《常熟理工学院》2014 年第 5 期，第 109 页。其中陈俊民谓牛树梅蜀中刻本亦为早期刻本，误，此本今存，实刻于同治年间，详见下文。

⑤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经部第 173 册，齐鲁书社，1997 年；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65 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；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索书号：SB/081. 57/4061. 2。按天图、北大藏本皆据牌记著录为康熙二十五年刻本，但其中实皆有三十一年李彦瑁序，知此著录有误。又此本前录康熙二十七年康乃心《四书反身录叙》一篇，或亦非二十五年初刻本所有。

发挥，对吕希哲、李颙大加挞伐，其原因除了当时修书任务繁巨，仓促之间未及查考其他文献外，可能多少也与馆臣的思想倾向有关——这样的错误文本或许正好符合他们对于宋学家形象的预设与期待，因而轻而易举地得到采信。但无论如何，这都与张文所谓“欲加之罪”、“无中生有”的矫诬、构陷不可同日而语。

进一步查考《四书反身录》其他传世版本，我们还可发现，不仅四库馆臣所见之本如此，上述讹误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一直被因袭。此书自嘉庆以降曾多次重刻，有嘉庆十五年（1810）杨春和刻本、①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浙江书局刻本（底本为嘉庆二十二年萧山汤金钊刻本）、②咸丰光绪间湘阴奎楼蒋氏小嫏嬛山馆刻本（底本为道光八年长沙钱宝琛刻本）、③民国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等，④据书前序跋可知，这些版本均直接或间接出自康熙刻本，且多声称在刊刻之时进行过校勘，但经笔者逐一检核，误“轿”为“桥”的问题在这些本子无一例外都还存在。

既然现存绝大部分版本皆有此误，那么，前文所引中华书局点校本《二曲集》中的正确文字究竟是在何时才形成的呢？据陈俊民点校前言可知，点校本中《四书反身录》部分系以光绪三年（1877）彭懋谦所刻《关中李二曲先生全集》为底本。今检彭氏刻本相关文字，确作“安坐轿上”，⑤并无差误，此本卷29《四书反身录》开首，除康熙刻本诸序外，尚有牛树梅《重刊四书反身录识言》，则知其底本当为同治五年（1866）牛氏刻本。此牛氏刻本今存于上海图书馆等地，经核，上引文字亦作“安坐轿上”，⑥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正确版本。此本乃牛树梅任四川按察使时所刻，书前亦有康熙刻本诸序，与他本无异，所增者惟牛氏《重刊识言》一篇，其文曰：“蜀中《反身录》之刻颇多，而大学有缺焉，下论有缺焉，孟子之缺尤多，续录则全未有也。《二曲集》刻工既竣，醵资尚余，因借善本梓之，亦谱荃赵君意也。”仅模糊称所据为“善本”，具体为何暂无从判断，但根据现存其他诸本皆误而此本始不误这一情况判断，很可能是牛氏在刊刻此书时依据相关文献进行过校改。这一晚出但正确的文字辗转为当今点校本所继承，遂成通行之文本，而曾长期存在的错误反倒渐渐不为人知了。

综上所述，《四书反身录》四库提要存在的问题，说到底是来自于文献流传过程中的一个版本错讹，与所谓崇汉抑宋背景下的故意篡改、诬陷毫无关涉。诚然，和论者所希望呈现的怵目惊心的思想史经典案例相比，如今的答案未免有些简单甚至枯燥，但其间的落差或许正好可以提醒我们：思想附着于文献而存在，思想史学首先应该是文献学，只有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到文献流衍的种种问题，才能让思想史研究的宏论找到根基，获得保障。

---

①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，索书号：Y/1370/42。

②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，索书号：X/096.78/4061。

③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，索书号：X/081.57/4061。

④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，索书号：X/081.57/4061.3。

⑤《关中李二曲先生全集》卷29《四书反身录·大学》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（索书号：X/111.71/4061b），叶5a。

⑥《四书反身录》卷1，上海图书馆藏本（索书号：线普长426572－83），叶5a。